



文化柔腸

錢定平 著

Culture as Heart Science as Spi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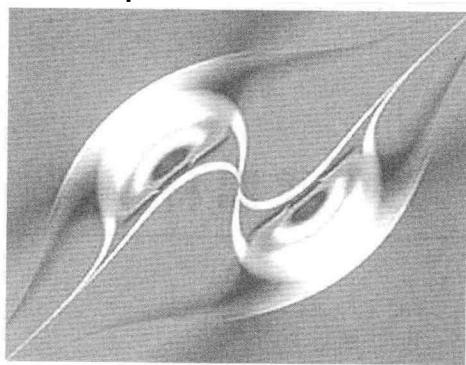
科學魂

中華書局

GO
112

文化柔腸科學魂

錢定平著



中華書局

文化柔腸科學魂



著者

錢定平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香港九龍紅磡彌敦道街1號富恆大廈2樓1室

電話：27150176 傳真：2715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t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twabook.com.hk



版次

2003年4月初版

© 2003 中華書局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華公廟工業區205棟



國際書號：ISBN 962-8820-11-7

為善不同，同歸於美

——唐·王勃

思想之於文學，正如光線之於繪畫。

——布熱（法國詩人）

La pensée est à la littérature
ce que la lumière est à la peinture.

——P. Bourget

獻給

女兒錢颺、女婿王暄，
以及尚未出生的
外孫女



楊樂院士序

二十世紀，尤其是最後的二、三十年，各門學科均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飛速發展着。在筆者長期從事的複分析領域而言，它歷史悠久，在十九世紀已由 Cauchy、Riemann、Weierstrass 大師分別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十九世紀時，人們卻無法想像出後來的抽象 Riemann 曲面，並由此發展為流形的概念，推動了整個現代數學的發展。在十九世紀，人們也未能考慮到擬共形映射、聚集合、Hardy 空間、Teichmüller 空間、正規族、複動力系統等等。對於整函數、亞純函數與單葉函數而言，十九世紀末雖已論及，然而與二十世紀建立的 Nevanlinna 理論、幾何函數論則完全不能同口而語。二十世紀初提出了 Denjoy 猜想，為 L. V. Ahlfors 所解決，並成為其獲首屆 Fields 獎的重要工作。另一著名的 Bieberbach 猜想，曾吸引了數以百計的學者的工作，其中包括了 E. Bombieri、J. Dieudonné、J. E. Littlewood 等一批傑出學者，發表了四、五千篇以上的學術論文，最後為 Louis de Branges 傳奇般地解決了。

面對每門學科領域的飛速發展與豐富內容，廣大的學者常常陷入一個比較狹窄的專門領域，無暇顧及其他。可是，在每個專門領域裏，經過了國際上許多學者的反復挖掘或耕耘，有時很難再有大的斬獲。同時，研究範圍愈來愈專門，路子常常愈走愈窄，許多學者成了精雕細刻的“工匠”。似這樣，如何能推動學科的發展？

於是，人們驚呼要倡導創新，要加強學科交叉。這對科學發展來說，無疑是十分正確與重要的，然而做起來卻十分艱難。即使兩個非常接近的學科，常常各有不同的思路，對於同一概念與術語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專家們也非常感歎，深入另一行的困難，正如梨園裏要“反串”或

“客串”一樣。

1956年春天，全國掀起了一股向科學進軍的熱潮。當年高考，完全憑藉學業成績錄取。我於那年進入北京大學後發現同學中確實各有特點，能力很強，當然大多都表現在數學方面。錢定平君，當時亦在數學的科研之中。六年畢業後不久，他返滬入復旦大學研究院攻讀語言學。因此，錢君在數學與語言學方面有深厚底蘊是意料中事。然而，他在改革開放以後，除去原有專業，在歐美著名學府以英語作英國文學之演講，在德奧學府以德語講授德國歷史，則不免令我讚歎有加。此外，他在法文、俄文、日文等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近年來，他在文學、藝術等方面，論著、譯述甚豐。

各門學科，甚至於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有些基本點是相通的。然而能像錢定平君如此融會貫通、渾然一體，並有所發揮者，則已十分罕見矣。現在，錢君將其文理結合的散文以及在歐美遊學的感受、介紹風土人情的文章，結集成卷，對我們這些整天在一個專門領域裏耕作的人是一份很好的讀物。無論對於一般讀者，還是各行的專家，錢君的文章都會起到開闊眼界，啓迪思路，增強悟性的作用，無形中對自己從事的工作有所裨益。因此，我不揣冒昧，將其推薦給大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

2001年9月2日於中關村

自序

承蒙香港書局執行總編輯翟德芳先生的美意，我選出2000年後所寫的部份散文，收在這本集子和她的姐妹篇《美是一個混血女郎》裏。這些文章大部份都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過，編集子的時候作了修改，並且配上了插圖——因為，據說現在已經進化到了“讀圖”的時代。從前小孩子發蒙叫“看圖識字”，現在是看圖又看字來個雙贏。這是事物螺旋上升的又一明證，“吾從眾”！

在歐、美遊學十年，正是祖國“改革開放”鼎盛發展的時期。回國後萬象更新，革故鼎新，山河依舊，可是人文景觀和城市面貌已經幾乎不能辨認。不覺感到自己這些年在外面，真好像是進了爛柯山一般。於是，想用一種方式、一串公式、一腔熱情，來給自己作些許彌補。

我所確定的方式就是靜下心來、寫書作文；我所服膺的公式就是把本人熟悉的科學和自己嚮往的文藝有機地糅合起來；我所謂熱清，也無非就是屏棄誘惑加上不甘寂寞。“十年已煉寒梅骨，九生難更抱果心”，總之，有點兒培植一個第N春的想法。

把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捏起來糅合為一，並且尋求他們倆共同的美，是這本集子裏大部份文章的特點。有點像中國大明朝一首民歌唱的：“將泥人兒摔破，着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兒你，再捏一個兒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這樣才能產生美、美感，特別是混血的美感。人類已經逐漸認識了，接觸、聯繫、混合、化合、合作等等，本來就是宇宙洪荒直到人類自身再到地球事務的一種主要運動方式。試想，從宇宙大爆炸到今天，在一百五十億年當中，巍巍太空發生過多少聯合和分裂，分開又結合的壯麗恢弘的悲喜劇！這樣，宇宙才發育成長為尺寸達五



十億光年的陽春大塊，而且現在還在繼續膨脹和豐富。人類從非洲的山谷和平原走來，走散，走向世界各地，DNA又曾經受到過多少次外來衝擊，發生變異，產生新芽，優勝劣汰，終於幻化出了如今地球上豐富繁茂的各個民族。再說我皇皇華夏，在發祥發育發展發達的遙遙路途上，又難道不是充份吸收了別的民族的血胤，落落大方地納入自身的血脈，才有今天如此智慧如許風貌？實際上，世界上任何事物要發展，就非得博採眾長、觸類旁通和隨處通感不可。通感，是本書裏特意安排的一個理念，也是本人寫作有所心得的一小篇章。本書扉頁題詞取自唐初才子王勃《平台秘略讀十首·貞修第二》裏的名句：“為善不同，同歸於美。”為什麼？就是因為萬事萬物之間都存在着一種廣義的通感，只是我們也許還茫無所知而已。藝術、文學和科學都是為了追求世界和人生的真諦，就是為善吧，而途徑、方式、氣質、語言各不相同，不同之中又最後由通感引路，而在曲徑通幽處同歸於美！

不巧，這也是日前風起雲湧的一個話題；用當前的流行語來說，就是一個“賣點”。也許是借助這一股星雨海風，我的文章在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都以專欄形式出現，一口《海客談瀛》，一叫《河洛譚》。另外，在《文匯讀書周報》也曾經開有專欄，喚做《雅懷小語》。

不過我這裏想說明，我這些文章並不是“科學小品”或者“科學隨筆”，也不屬於“科普”之列。應該另外分類，或者借用現在另一個時髦用語“另類”。我的另類文章又可以分為二類，一是文理結合的散文。筆者的初衷是觀察一種自然科學現象，就引發它在文藝中的悠然共振；或者抓住一種文藝美景，便闡發它在科學中的鏗鏘和聲。同時，極力把兩者化合得天衣無縫。二是我在歐美遊學教書的感受和風土人情的介紹，其間總想把我中華文化的精神銀河納入到廣袤宇宙的尺度中，加以聯想、比較、闡發和弘揚，並且，也以科學精神為其底蘊。這樣，於是也就想要把這本書寫成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還沒有出過的一本書：讓文科和理科人士都能夠雙雙從中得其所哉，來它一個“雙贏”！如果文藝的盛景好似峨眉山

巔，那麼，理工農醫經濟的人士不妨上來，眺望一下自己折射的那片“佛光”如何翱翔飛揚；要是自然科學像一潭深沉平靜的湖水，那麼，文學藝術學子也可以來照一照自己，看那反射出來環肥燕瘦的熠熠新裝……

說實話，寫這些文章我並不感到吃力，一天就可以寫好一篇或更多。倒是修改，往往要進行多次。有人遠遠地看我工作，一定會有一個模糊印象：這人是站着寫、坐着改，正好像別人說海明威的那樣：If he wasn't standing, he wasn't typing！而且，經常是好幾篇稿子一起寫，相互並不干擾。回眸試看，眾多電視台的信號都通過一根電纜傳送，到了目的地電視機卻能夠分的清清楚楚。在電腦科學裏面叫做“分時”（time-sharing），作業系統把處理機的時間給分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一會兒給他用，一會兒又給她用，再一會兒又給它用，各得其所。這不稀奇，機器都做到了，何況我們萬物之靈呢？

我自己也強烈感到，一坐下來就“文思噴湧”。有時候，在睡夢裏也會想到一個詞句，或者一顆意象，得急忙爬起來，來個“抓拍”。這件事兒朋友們經常同我談起，我自己也納悶。寫作上的事兒，最說不清的是作者自己。否則，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文墓發掘家”一概都不給開飯了。

可是，漸漸地，我也悟出了一點自己的生命原理。

我學的是科學，搞的教的也是科學。但是，由於“家學”的緣故，從小也就喜歡舞文弄墨，雅好文藝。就一句話，覺得有興趣，好玩。生命中的前半生，有嚴格和強制的自然科學在那裏死死地管束着，“使我不得開心顏”。現在好了，回國後擺脫了教席，也不再有人給我“佈置任務”什麼的，正“超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玩風乃大盛、玩興兮四起、玩物以勵志，陳年的積累好似都發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這時，也只有到了這時，才相信“第N春”的說法不謬，而且童心在胸腔中“躍如也”。寫，泄也，《詩經·小雅·蓼蕭》：“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也同時應了明朝劉基說的，“蓄極則泄”這句話。

這首先要感謝我的電腦。由於有了這玩藝兒，和跟她配合得如虎添



翼的互聯網，古人所望空興嘆的種種遐思狂想，什麼“精驚八極，心遊萬仞”，什麼“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還有“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等等，都頃刻間實現了。我的這些另類文章，全是足不出戶、風雨無聞，同我的電腦兩耳鬢廝磨、卿卿我我的共同創作。我最心儀的兩個中國古人是張衡和沈括，總想向他們學習點兒什麼。我寫作的時候，老想着的就是張衡的《歸田賦》：“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本書的簡體字本出版後，很快印刷了兩次。一天，香港中華書局的翟德芳先生枉駕來訪，說早就想出一本繁體字本，而且，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意見：一本拆成兩本。我覺得這好像意很像結合了又細胞分裂，很符合我文章裏面文理結合的情趣，馬上欣然同意。於是，就有了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兩本書：《美是一個混血女郎》和《文化美腸科學魂》！

文章整理好了，總得請人做個序。這有點兒像西洋人養了孩子，總得讓神聖的牧師在那小腦袋瓜上灑幾滴水，雖然也明知洗禮既不能增加那孩子的才份，也不會添加他的福份。不過，我這本書請適當的人寫序卻是灑下真正的聖水，能夠給書增光生色。這次同我以前的書不同，因為同自然科學情誼綿綿，就得請科學家寫，而且還得請大家。說起科學大家，我的大學同學裏邊就有，便是楊樂院士。楊樂的數學也是本書的文章裏面多次提到的，我有點兒代他當仁不讓的感覺。

這本書我想題獻給我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和女婿。他們倆相識在風景婉秀文化豐美的維也納。那時，女兒在維也納經濟大學學習，女婿則已經早從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在當地發展他的事業了。女兒學成後，兩人相約回到了女婿的家鄉香港。我非常讚賞他們倆這種反哺鄉社的行為，沒有別的什麼獎勵這對年輕人，把這本集子獻給他們，該是相得益彰吧。

2003年2月5日

於上海“衡括齋”

目 錄

楊樂院士序言	1
自序	3
文學家的集體智慧	1
文學製作完全是個人的神奇？文學製作的璀璨宇宙中，部 份加在一起大於整體嗎？	
詩可以譯！	13
詩可以譯！譯詩是譯者與作者的智力競賽	
末名湖畔朝聖人	22
從《長恨歌》的翻譯看中國文化的趣味與品質	
非惡谷底有櫻花——淺苔谷崎潤一郎	36
對谷崎潤一郎作品的解讀——赤裸裸的醜陋，艷麗的手法	
小詩如秋菊，艷麗霜中明	49
日本俳句及其他文種的短詩的評介	
《芳妮》、《金瓶梅》及其他	60
東西方艷情文學的解讀與分析	
湖光山色連屋買	70

從一樁“風景”糾紛論到移民文化，進而發現美國的情形 色色	
柏克萊的初秋 憶山長霖兄	83
科學家田長霖的方方面面，田大師的中國文化底蘊 一把豁達大度的鑰匙	96
從鑰匙的使用看歐洲大學的校園文化 屈打成遊古英倫	102
一次誤機帶來的倫敦之行，巨石陣下的聯想 萊茵河畔的中國迷	111
萊茵河美，河畔人更美，一個關於癡迷中國文化的德國女 郎的回憶	
坦盪恢廓的萊茵河	121
坦盪恢廓的萊茵河，培育出德意志民族的豁達與包容 海森伯原理和馬遠山水	128
關於一個純粹的好人的回憶。他的逝世，使世界出現了 “空穴”	
癡祭之樂樂無窮	140
從“癡祭”的論證論及治學的規則與層次 時空的跨越 愛因斯坦在上海和霍金訪華	155
從愛因斯坦與霍金訪華的前後過程，看中國的進步與時代 的發展	
剖解琴心說騷人——李爾克和特拉克爾	168
對李爾克和特拉克爾的作品解讀 《茵夢湖》畔“釵頭鳳”——悲情陸游和施篤姆	202
在《茵夢湖》邊追尋“釵頭鳳”的底蘊，站在東西兩大詩 人愛情的交會點上，會觀察到怎樣的文化奇象……	

文化柔腸科學魂——嘗試解讀 二十世紀文化的科學底蘊 228

文化緣的科學秉性，就在於她原來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學的
精妙意象，一組組現代技術的精巧零件所構成的

人生就是“半生緣”

——從幾篇小說和電影看中西方的文化差異 251

“半生緣”裏，金碧輝煌往往時日苦短，一剎時就變為過
眼雲煙，鑄就永久之恨

文學家的集體智慧

看了這個標題，一定會叫許多作家和詩人生氣發狂！

文學，從來就是個人珍貴嬌嫩的手工勞動，個性真實狂放的快照寫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云：“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文藝心理學”這裏發明了兩個見解：文學產生於羞辱和苦痛，文學完全是個人的神事。

甚至，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說文學創作的璀璨宇宙中，部份加在一起大於整體！

部份加在一起大於整體嗎？

對！就是部份加在一起大於整體！

這一點，在理論物理學上是完全可能的。

在粒子物理學研究中，把兩個質子在粒子加速器當中

相撞，能夠產生出很重的波色子。那麼，質子撞擊出來的波色子，同產生它的質子，它們之間重量大小又是怎麼樣呢？請看下面的表：

質子： 10^{-27} 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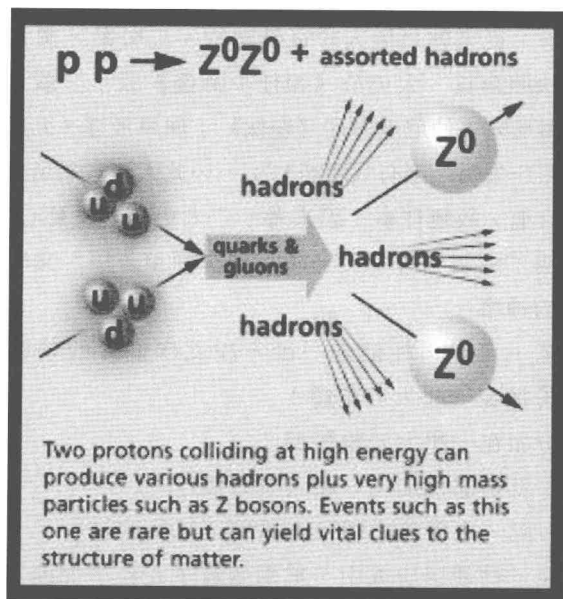
Z-波色子： 10^{-25} 公斤

也就是說，質子的組成部份，就是波色子，它這個“部份”的重量，等於“整體”重量的一百倍！

您看，這還不是部份大於整體，又是什麼呢？

我想，文學家、作家、詩人、劇作家什麼的，一定贊同我的觀點，對於搞文學這種高尚事業的，個人能夠發揮的能量，要比集體的大。於是，集體就別想來沾個人的光，更別說其他的個別人了。的確，誰即使在屈原放逐時跟着一塊兒吃糠咽菜，也別想事後來爭點兒《楚辭》的著作

兩個質子在粒子加速器當中相撞，能夠產生出重量比它們本身大得的波色子。



權！

那麼，文學家集體就不存在了嗎？集體聚會在一起，就不能相互撞擊而發揮出更大的能量了嗎？

文學家集體有形無形卻又的確存在着，不管您願意還是不願意。文學是集體創作，同科學一樣。某種形式的集體存在，正是科學智慧和文學靈感得以發揚傳播的“良導體”！先舉個洋例子。德國詩人海涅說，文學啓蒙運動的文人、劇作家萊辛(G. E. Lessing)，他是“文壇上的阿米尼烏斯”(Der literarische Arminius)，是他，把戲劇從法國等“異族統治”下解放出來。阿米尼烏斯是古代率領日爾曼人抗擊強敵的民族英雄。可見，萊辛這個“阿米尼烏斯”，他率領的也是一個沙龍、一支大軍！

不過，我得先說科學。科學是集體產物，不管從合作研究，或是學術氛圍來說，都是如此。說到科學，我是言必稱愛因斯坦。他的狹義相對論怎麼出娘胎的？1903年，愛翁同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了“奧林匹亞學社”(Akademic Olympia)。他們一起學習，一道聚餐，討論新課題，研究新思想，於是一些基本思想就發芽了。當然，愛翁同他的愛侶、未來的太太米列娃(Mileva Maric)討論得最多，以致他曾經給米列娃寫信說：“咱們一起勝利完成了咱們關於相對運動的工作。”戀愛中的男人有時說說昏話，“女士優先”常規也，但不會太空對空吧！有文為證：據說那三篇“相對論”定音鼓的文章，署名居然是“愛因斯坦——馬瑞奇(米列娃娃)”(Einstein-Maric)！

現代科學界更多的是像勞萊哈台那樣的“雙子星座”。例如，哲學界羅素(B. Russell)和懷特海(A. N. Whitehead)，數學家哈代(G. Hardy)和利特伍德(J. E. Littlewood)，人工智慧學



德國啟蒙運動“文壇上的阿米尼烏斯”——萊辛。